

花园系列

【第一辑】

护夫小妹

唐婧◎著

主编/兰月

埋藏情感奔涌
等待乍放花朵情窦初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护夫小妹/唐婧著.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2. 11

(花园. 第1辑/兰月主编)

ISBN 7-80606-600-4

I. 护… II. 唐… III. 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5295 号

花 园(第1辑)

主 编:兰 月

作 者:唐 婧

责任编辑:王笠君

出版发行:吉林摄影出版社

社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联系电话:0431—5638387

邮政编码:130021

印 刷:长春市金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960 1/32

印 张:225

字 数:4000千字

版 次:2002年11月第一版

2002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5000册

书 号:ISBN 7-80606-600-4/I·34

定 价:250.00元(全50册)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护夫小妹

唐婧 著

她,名唤怜兮,

我见犹怜之意,昊哥哥竟说她是“我近犹怜”!

她知道自己是个闯祸精,

可她从山贼
也不知爸爸
假扮神算子
留下五年,
嘛!



刀下救了他呢,
在打啥主意,
说他“命中注定”得
根本是想纳为己有
没有儿子也要骗个

半子来养,

待他成长茁壮后,三个女儿,请选择!

哈哈,她最小,怎么样也轮不到她,

她只要他当她的夫子、她的兄长、她的笨蛋,

可……他返乡前,子嘛用红线系住她的小指?



楔 子

湘南一带丛岭密布，一个夏日午后，郁热的气流抑得人心沉沉，郊道上一列长长马车队缓缓走着。

“夫人！这种天气真是辛苦你了！”

马车里坐着的是洛阳富商许兆畿及他纤美柔细的妻子和十五岁的独生子许霆昊，这次由洛阳到零陵遥遥数百里，又因车上有女人孩子无法赶路，整个车队已风尘仆仆地缓行了多日。

“老爷！”许夫人娴静柔雅的笑容浅浅道：“谁叫三舅爷住得那么远呢？这八十大寿是多大的福气，咱们自不可失了礼数不去参加。”

欣慰于妻子的体贴懂事，对另一旁始终不曾出声抱怨的许霆昊，许兆畿更是发自内心的骄傲，这孩子虽仅十五岁，却有着超于同龄少年的冷静与聪颖，颇高的身子配上出色的五官，隐隐然已是个美少年，这会儿他静静地凝神着窗外景物，对双亲的话罔若未闻。

突然一阵慌乱的马鸣划破宁静。



许兆畿正想探头出去问个究竟，车门幕帘已被急急掀开，一向庄重自持的李管事气急败坏喘个不休。

他急道：“老爷，不好了，一群山贼朝咱们这儿冲过来了！”

许兆畿心头紧了紧，由车门往外望，黑压压一片人马呼啸而来，衬着偌大的黄旗嚣张飙驰着，漫天漫地袭来的沙尘及贼人杀杀吼声叫人胆战心惊。

捏着妻子冰冷颤抖的小手，许兆畿像是安慰妻子又像安慰自己，“别怕，福威镖局那些镖师们个个身手不凡，没事的。”

“是吗？”始终安静的许霆昊开了口，“咱们就只那十来个镖师，对方多出咱们两倍之多，盼爹说他们身手不凡是真的，否则咱们可要麻烦了。”他讽言，“爹，您老是瞧不起那些会武功的练家子，不许我习武，说人生最重要的事是赚钱，希望经过此役咱们还能留下条命来享受您的钱财。”

没理会逆子的调侃，这孩子为了学武一事和他闹了几回，这个节骨眼却重提此事，真叫人气结，许兆畿揪紧身子切切殷望着他的镖师们大发神威。

人马杂沓挥杀嘶叫，许兆畿的脸色由灰转为死白，他的洛阳十大镖师接续落马倒地，许家的仆役们纷纷惨叫颓倒于地，没伤的也四处逃窜，扔下几箱他原打算送给三舅爷的宝物，扯着喉撒腿逃亡。

人人只求自保，除了个忠心的李管事，没人有空惦着他许家三口，可是忠心在这当口起不了作用，看他颤得一脸眼泪鼻涕，再抖下去怕连裤裆都要湿了。



一个大斧横劈过来，咣啷一声马车顶硬生生被掀去盖，烈日炙热灼着马车内的人，一个满脸胡碴身子壮硕的莽汉，瞪着铜铃大眼兴致盎然地盯着许兆畿一家三口及那软了腿瘫在车旁的李管事。

莽汉道：“瞧瞧这儿，大肥羊全在呢！”

一个朗笑，他对着陆续过来的山贼道：“这两个男人若听话便捉回去当苦力，若要反抗一刀砍了干脆，这娘儿们生得可真不赖，带回寨里梳洗一下，今儿晚就让她来伺候本寨主，至于那小娃儿……”虎目凛凛望向那安静凝睇他的少年，平静无波的眸光中竟寻不出丝毫恐惧，这个看来顶多十来岁的少年有着连大人都比不上的胆识。

“立刻给我杀了！”山寨主冷声下令道，这孩子资质不凡，不斩草除根，假以时日必成祸患，做这行看得很清楚，会酿成威胁的断不可手软。

他口中命令一出，嚤哼一声，许夫人昏厥倒地，许兆畿颤巍巍地挪着身子挡在许霆昊跟前，一心想护着他这独子的命，反倒许霆昊一径无声地用着冷淡目光觑着他。

“何以不开口求饶？”山寨主举高亮晃晃的大刀，他深知这一刀劈下肯定会将这少年剁成两半，讶然于这少年的冷静，他忍不住问了。

许霆昊一径漠然响应，“我开口求饶你便不杀我吗？”

“聪明！”山寨主忍不住赞许道，但手上大刀落势未曾歇下，“以你的资质，阎王爷肯定会收你当儿子的！”

刀锋炫目便要挥下，许兆畿及李管事惊叫声响



起，远处突然传来马匹奔驰声。

“难道这些肥羊还有帮手？”心念一动，大刀悬在空中未曾落下，他眯紧了眼望向灿日下来人。那是两匹马，一黑一白追驰向许兆畿等人过来。

“三小姐！慢点儿，您要是有事老爷会宰了我的！”骑在黑马上汉子对着前方气急败坏嚷着。

白马上的人丝毫没有缓下之势，银铃似的娇笑可得意着——

“来追我呀，追着了给你买糖吃！”觑着前方剑拔弩张，大刀高持的一幕，来人眼睛一亮，笑道：“哇！有热闹可瞧呢！”

“小祖宗！别……”“过去”两个字叫汉子硬生生吞下，他的小祖宗已策马奔近那前面看来是山贼打劫的现场，他叹了口气，转身对着天空发出信号。

白马踱到跟前，众人这才看清那骑在高高马背上的竟只是一名八九岁的小姑娘，瞧那模样方才可能还摔过马弄得一脸黄泥，心型小脸蛋上看不出五官，披散长发上原系了几只小彩蝶也叫她搞散，只剩左右各一摇摇欲坠，看来狼狈而肮脏，只那兴味盎然灿然若星的眸子叫人移不开眼。

“好玩！好玩！”小姑娘勒住马双手鼓掌，笑得可乐了，“要砍人喽！”

“小姑娘，你……”山寨主皱眉，手上大刀只得搁下。

“我是来瞧热闹的，您别管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砍人！多学学将来没得准许还用得上！”小姑娘一脸贼兮兮笑道：“还请您说解清楚，从哪个部份下手较利落，哪个部份砍下时让人死得最惨，半死不活拖



着口气，求死不得！”

明明该是个八、九岁天真烂漫小姑娘却嘿嘿笑着，一脸认真开口要学砍人，山寨主浑身不自在，反而不知如何下手。

“还有，”小姑娘纵身下马走近许霆昊，野猫似的贼贼目光紧觑着他，小姑娘转身向着山寨主指着许兆畿道：“烦请从那位胖伯伯开始，他身上肥油多，一刀砍下又是血肉横飞，又是油飞四溅，一定够精彩。至于这位大哥哥……”她望着许霆昊赞道：“他生得真是好看，您怎生砍得下手？大爷，您开个价，我向您买下他吧。”

山寨主仰天朗笑道：“好天真的娃儿！”冷哼了声，“从来没人敢同我伏虎寨谈生意，我想砍谁，便砍谁还需问过你同意？”

大刀再度扬起，那小姑娘挡在许霆昊身前，双手叉在腰际毫无惧色。“都说了我要他，你怎地不讲道理，若真要砍他，你先砍我吧！”

他冷着声，“你道我不敢吗？阻我办事，就是阎王老子来了我也照砍！”

大刀挥落之际，一只镖羽自空中飞掠而至，来者功力惊人，单单一只镖羽便震掉了山寨主手上大刀。

“好大的胆子！是哪个龟孙子竟敢插手管我伏虎寨的事儿？”

一个大鹏鸟似的人影掠下，艳阳照耀下，那男子高挑昂扬的身子如天神般炫着光，他冷哼了声，“好个伏虎寨，夺人钱财也就罢了，竟还意图杀人，胆子大的是你们这些龟孙子吧！”



此话一出，伏虎寨的山贼们气鼓鼓地殷红了眼，十来名大汉高举手上家伙向那男子招呼过去，只见那男子气定神闲不疾不徐地在众人之间游走掠身，几下功夫便制伏了那些山贼，不一会儿男子随行的仆役骑着马跟了过来，恭敬地对着男子唤声庄主后，便依他的指示取了麻绳将众山贼捆缚制住。

“将这些家伙都送去官府吧！”男子挥挥手交代下人，转过身，男子用着严厉眼神扫向那小姑娘道：“楚怜兮！你整日闯祸，当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为什么要怕？”小姑娘哼了声，一脸阿谀笑挽着男子的手，“有个英明威武的爹，我为什么要怕？早算准您要来救我的！”

男子摇摇头不再理会女儿，向着尚未从惊惧中清醒的许兆畿开口，“几位受了惊吓，敝庄就在左近，如不嫌弃，不妨随在下一道回府。”

“那多不好意思。”许兆畿对这救命恩人实是感激莫名，望了眼倚在自己怀中昏迷的妻子，“多谢恩公出手相救，内人受了惊吓不能再赶路，幸得恩公收留让我们喘口气，许某亦想借机与恩公交个朋友，来日定当回报！”

“不需客气！”男子摆摆手，眼神饶有兴味地盯着许霆昊不放，“只是你这孩儿极有个性，甚得我缘。”

他问向许霆昊道：“孩子，你会骑马吗？”见他点点头，男子吩咐女儿，“怜兮！你的马让给这位大哥哥骑，你同爹一起吧！”

“不成！不成！”

男子原以为女儿舍不得心爱坐骑借人，没料到她竟拉了许霆昊坐上她的马，纤小身子往上攀起，坐



在许霆昊跟前与他共骑。

“小点儿顽劣不驯，连我方才都跌了一跤！这位大哥哥骑不来的，为了保护他，女儿同他一乘吧！”

也不等爹爹同意，小姑娘双腿一夹喝了声，留下灰蒙蒙尘埃，人已远去！

男子摇摇头，其实那白马驯良得很，只是再好的性子遇上那小恶魔都会转了性！

望那刚由贼人手中逃过一劫的少年受得了。

李管事驾马车载着许家老爷夫人尾随男子上路，一路上由其他随从口中得知，他们的救命恩人名叫楚天翱，是湘南顶有名气的红叶庄庄主，这趟出门办事恰巧出手救了许氏一家三口。

许兆畿暗暗谢着上苍得遇贵人。“这趟若能平安回家，肯定要斋戒三月以报天恩呀！”

I

许霆昊望着在他怀中睡相娇酣的小丫头。

他从不知道一个人可以有这么多话，也不知道从嘈杂到寂静是如此瞬间的事，那丫头说着说着便在言谈间没了声息，细瞧才知道她竟已叫睡神召了去，蜷在他怀里安然入眠，对个认识不到一个时辰的人毫无防备。



其实所谓“言谈”大部份是他听她说，他只需偶尔答话就成了。

“你说小点儿顽劣不驯？”他抚了抚跨下乖巧马儿不解问道。

“它坏，摔得我好疼！”楚怜兮哼了声，“我不过是想瞧瞧何谓‘火烧屁股’，在它尾巴上点火，它竟跃身将我震落！你说，这样对主人还不算顽劣不驯吗？”她皱皱鼻子理直气壮。

许霆昊望着怀中娇小轻盈睡得像只猫咪的丫头，想起方才她央着要他留在红叶庄住下的请求。

“我只有两个姐姐没有兄弟，她们整日玩的东西当真无趣得紧，庄子里其他人见着我同见了瘟神一样退避三舍！昊哥哥，”楚怜兮认真地道，“你留下来当我的兄长吧！我爹爹武功可好的，你学了她的功夫保证日后不用再怕什么山贼哟。”

静睇那甜睡小脸，虽截至目前他依然看不清她的真正面貌，但搂着她纤小馨香的身子，他心头闪过一股奇异的感觉，这丫头周身的奇妙组合深深引他入迷，她的脾气刁钻古怪，却有着娇酣纤细的性子，并有着迥异于一般女子的胆识，她挡在他身前不让山贼伤他的那一幕已深深镌刻在他心头，这个十五岁的少年第一次涌起想要拥有一个东西的念头！

他要这个小姑娘，一生一世，不是当她的兄长，不是当她的朋友，而是另一种天长地久生死契阔的联系！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他低语道。

8 8 8

红叶庄以饲蚕织丝及种茶维生，方圆百里内均



是满眼翠绿，春意盎然。

用餐时许兆畿见着了楚夫人及她的三个女儿，楚天翱共生了三个女儿，大女儿楚盼兮今年十二岁，二女儿楚倩兮今年十一岁，两个小姑娘均有著名门淑媛风范，盼兮乖巧柔雅，一双媚人大眼烁亮晶莹，倩兮心型小脸蛋上有对深邃梨涡，嫣然一笑倾倒众生，两个小小年纪已俨然是小美人胚子。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许兆畿开口赞道：“真是人如其名得很，楚兄的两位千金仪态大方，端雅秀丽，嫂夫人调教得真好！”

“那么我呢？”一个小东西双手攀桌撑起身子贴近许兆畿，九岁的楚怜兮嘴里含着尚未嚼碎的肉丸子，说起话来含混不清，方才她返家时饭菜已布妥，楚夫人因招呼客人也无暇叫人先将三小姐清理一下，所以这位小姑娘依旧顶着左右两只可怜小蝴蝶的乱发及稍稍干净了些的脸上桌，这会儿她满怀期望得到赞美的眼正直直瞅着许兆畿。

“嗯……”许兆畿咳了几声，却接不下话。

“许伯伯，您一定不爱念书。”楚怜兮嘟哝，“我的名字好记得很，是‘可怜兮兮’的怜兮，娘说那是‘我见犹怜’的意思。”转过脸她直勾勾地望着许霆昊，她比较在乎的是他的想法。

“昊哥哥，我是不是也同姐姐们一样‘人如其名’？”

“差不多是了。”许霆昊难得说话，他点点头道：“但有一个字用错了。”

“哪个字？”楚怜兮傻愣愣地问。

“该改成‘我近犹怜’。”许霆昊一本正经，“凡是



接近你的人都满可怜的。”

不同于立于后方楚家众仆役掩嘴闷笑，楚天翱朗笑出声，半天才说出话来，“霆昊，没想到你才同怜兮相处不久，已如此了解她，这丫头叫人伤透脑筋，用‘我近犹怜’果然是够贴切。”

楚怜兮气嘟了嘴却不说话，脚丫子狠狠踹向对面的许霆昊，但人小腿短，触不着对方，她一个气急硬压着桌沿想要撑着桌板拉长脚，却没想到用力过猛，“砰”地声响，面前几盘珍馐自桌上弹起，旁边的人见状惊呼着左闪右避，可怜的小怜兮压根不及反应便叫那些汤汁菜肴由头淋下，成了个落汤鸡！

在旁人忍俊不住的大笑声中，头上犹挂着几块萝卜豆干肉片，模糊了视线的楚怜兮隔着滴如雨瀑的菜汁，只听到许霆昊慢条斯理地说了话——

“这会儿你倒是真的‘人如其名’了。”

8 8 8

零陵距红叶庄半日行程，许兆畿同许夫人在红叶庄上休憩片刻，在楚天翱派遣的几位护院陪同下继续上路。

望着三人离去的背影，楚天翱眼神有着复杂光芒，霆昊这孩子骨架子硬朗，悟性高资质甚佳，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的妻子慕晴雪生怜兮时身子损耗极大，大夫言明她今后不能再生孩子，而绝了他生个儿子的念头。

当初怜兮还在晴雪腹中时，人人都说看模样这胎肯定是个男孩，没想到生下来还是个千金，这对一心想生个宝贝儿子承继衣钵的楚天翱无疑是个莫大的打击！



晴雪曾劝他纳妾延续楚家香火，但他与晴雪鹬蚌情深压根不可能再对其他女子动情，这个念头每次晴雪一提便被他以荒谬二字回之。

这次机缘巧合见着了霆昊，这个寻找传人的念头再次牵动了他的心！

想起昨儿晚他特地去找许兆畿谈及他有心教授许霆昊武功一事，却遭许兆畿礼貌而坚持的婉拒。

“我曾祖爷爷是个武人，却在一次市井冲突中叫名混混砍杀送了命。”许兆畿解释道：“自那时起，我们许家家规中便列了一条后代子孙不可习武的规矩，到我爷爷那代，我爷爷的三弟，也就是我的三叔祖偷偷在外习武，后来竟与人抢夺武林秘笈招致杀身之祸，死无全尸，这‘习武’二字在许府更成了绝不可提的禁忌，到了我这代，霆昊是我的独子，我担不起他任何闪失，是以更不可能让他去学武功。”

歉疚地拱拱手，许兆畿道：“恩公对许家大恩，小弟不敢或忘，任何事均可依从，仅此一事小弟不能应允，还请恩公不要为难小弟！”

悄悄走近楚天翱身旁，望着自己相公若有所思的脸，慕晴雪开了口，“对于霆昊你还不死心？”

浅笑揽着妻子肩头，楚天翱道：“就你对我的认识，我会是那种轻言放弃的人吗？”

“但许老爷心意坚决，儿子是他的，你能怎么做？”

楚天翱眼中有着狡黠的光芒，“我知道霆昊有心学武就够了，至于他爹那关，我会有法子让他同意的。”

摇摇头，她浅笑，“我相信怜兮的古灵精怪是遗



•STORY BY唐婧

传自她的父亲！”

“真可惜，这小丫头若是个儿子，我又何需再费心思？”

“别再说这种话了！”慕晴雪不悦地指责丈夫，“怜儿自小便是听多了你与旁人望她是个男孩儿的想法，这才会越来越没个女孩儿的模样，她虽不说，我这当娘的看得可清楚，她很在乎你的想法，你对她的这种期望是不公平的！”

“娘子！别生气了。”楚天翱哄着妻子赔罪，笑道：“我答应你今后会小心说话，不再犯这种错，成了吧。更何况……”目光亮着光芒，“以后我有个霆昊可训练，断不会再拿怜兮这丫头当儿子用啦！”

8 8 8

零陵城里人烟稠密，是湘南一大府城，这会儿许兆畿一家人自三舅爷府中辞别而出，参加完了老人家的八十大寿了了心事，许兆畿一心只想找家好镖局护送他夫妻儿子三人及那忠心的李管事速速返回洛阳城里。

在往三舅爷介绍的一家镖局路上，许兆畿经过了个热闹的市集，集子里三教九流各路人马均有，他压低了头只望快快经过少生事端，蓦地却叫一个苍老的声音叫住步子。

“这位大爷，请留步，老朽有事相告！”

许兆畿抬头见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翁端坐桌后，一旁竖着黄旗，上头写着“南海神算子”五个大字。

他摇摇头叹了口气，向着李管事道：“李政昌，拿锭银子给老人家！”语毕提起步子正待离去，却见那



老翁摆摆手辞去了李管事的银子。

“这位大爷挺阔气的，但我神算子也是有骨气的人，断不会白拿您的银子，叫住大爷是想积点德！”老翁年纪虽大，目光却是炯然有神，只听他道：“如果老朽没看错，这位大爷前几日是否险险发生血光之灾，家破人亡？”

许兆畿心头一震，他原不是个迷信的人，但这句话却撼动了他。

折返走回老翁摊子旁，他恭敬地开了口，“还请老人家赐教！”

老翁点点头，细细地打量起眼前的许兆畿。“这位大爷耳厚鼻阔适于经商，金银流转手间传，想必是开银庄起家的。”

许兆畿猛点头，对这南海神算子的话更添了三分信任。

“你命中只有一子，此子乃文昌星投世，仕途运亨，非富即贵，而且孝顺恭敬，恭喜这位大爷，您晚运极佳，光靠这独子您这一世衣食无虞。”

“谢谢老人家美言！”许兆畿笑得合不拢嘴。

“只不过……”南海神算子皱起眉头轻言。

“只不过如何？”许兆畿心头一紧。

“小公子十五岁时有一血光之劫，敢问几天前是否险些丧命？”

许兆畿点头如捣蒜。

南海神算子捻须一叹，“大爷可别以为如此一来便没事了，此劫未见血前可不算了结，可大可小，小公子若过不了此一关口只怕性命堪虞，将来的富贵功名成空，您老夫妻俩晚年无靠，晚景凄凉！”



许夫人听得自己宝贝儿子有丧命之虞，心头一急，险些又要昏过去。

许兆畿扶着妻子，急急追问：“请老人家救救小儿，只要能保住昊儿的命，无论什么代价我都愿意付出，请老人家指点迷津！”

“依老朽推算，小公子命中得遇一位贵人。”南海神算子掐指一算，“看起来此贵人应已在日前出现在大爷眼前。”

“我眼前？”许兆畿傻了眼，并开始清算自己在三舅爷筵席中见过哪些人，又是哪个人会是霆昊的贵人。片刻他搔搔头道：“晚辈愚昧，还请仙翁明示！”

他已十足十信赖眼前这南海神算子，是以连称呼都改成了“仙翁”二字。

“这样吧！请先将小公子的名字写下，我为他排排。”南海神算子将纸笔推进许兆畿，并递了签筒给他，“请大爷抽支签，贵人下落便可知分晓。”

南海神算子瞧着许兆畿写下“许霆昊”三字，沉吟片刻开口，“这个名字笔划极佳，大爷当初取名时肯定算过，霆昊二字天上有日有雨，大有一统乾坤之豪气，但需提防的是，日雨侵袭时需有林木布正物事加以遮荫抵挡免损自身福份，小公子将来良配，姓氏中以有木或有布正为佳，当然若能两者兼备自是上上之选！”

“有木？有布正？”许兆畿和李管事又开始猛摇头。

“楚。”一旁的许霆昊淡淡然开口，第一次开始正视起眼前一身白髯的南海神算子，老人家炯炯目光让他想起一个一直想留住他的人，一个姓“楚”的男